

史记

· 理想藏书系列 ·

司马迁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史记

中华书局

1982年11月



ISBN 7-309-01000-0

史记

■ (汉) 司马迁 著

第三卷

第三卷 目录

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499)
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504)
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512)
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513)
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516)
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521)
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522)
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527)
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533)
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547)
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553)
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567)
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581)
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587)
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590)
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595)
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598)
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605)
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611)



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616)
卷七十九	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622)
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635)
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639)
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646)
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649)
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656)
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663)
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666)
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676)
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689)
卷八十九	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	(692)
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700)
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703)
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708)
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720)
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725)
卷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728)
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736)
卷九十七	酈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743)

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原文】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为宗亲。栗姬子曰荣、德、闾于。程姬子曰余、非、端。贾夫人子曰彭祖、胜。唐姬子曰发。王夫人儿小子曰越、寄、乘、舜。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

二十六年卒，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刚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顷王授代立。

临江哀王闾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临江王。三年卒，无后，国除为郡。

临江闵王荣，以孝景前四年为皇太子，四岁废，用故太子为临江王。四年，坐侵庙墙垣为宫，上征荣。荣行，祖于江陵北门。既已上车，轴折车废。江陵父老流涕窃言曰：“吾王不反矣！”荣至，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责讯王，王恐，自杀。葬蓝田，燕数万衔土冢上。百姓怜之。

荣最长，死无后，国除，地入于汉，为南郡。

右三国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鲁共王余，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淮阳王。二年，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为鲁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不喜辞辩。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为王。初好音与马；晚节啬，惟恐不足于财。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汝南王。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力，上书愿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吴已破，二岁，徙为江都王，治吴故国，以军功赐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人入汉为贼，非上书愿击匈奴，上不许。非好气力，治宫观，招四方豪杰，骄奢甚。

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为王。七年自杀。淮南、衡山谋反时，建颇闻其谋。自以为国近淮南恐一日发，为所并，即阴作兵器，而时佩其父所赐将军印，载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说易王宠美人淳姬，夜使人迎与奸服舍中，及淮南事发，治党与，颇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钱，事绝其狱。而又信巫祝，使人祷祠妄言。建又尽与其姊弟奸。事既闻，汉公卿请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讯王。王服所犯，遂自杀。国除，地入于汉，为广陵郡。

胶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吴楚七国反破后，端用皇子为胶西王。端为人贼戾，又阴嫪，一近妇人，病之数月。而有爱幸少年为郎。为郎者顷之与后宫乱，端禽灭之，及杀其子母。数犯上法，汉公卿数请诛端，天子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为滋甚。有司再请削其国，去太半。端心愠，遂为无訾省。府库坏漏，尽腐财物以巨万计，终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赋。端皆去卫，封其宫门，从一门出游。数变名姓，为布衣，之他郡国。

相、二千石往者，奉汉法以治，端辄求其罪告之，无罪者诈药杀之。所以设诈究变，强足以距谏，智足以饰非。相、二千石从王治，则汉绳以法。故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

立四十七年，卒，竟无男代后，国除，地入于汉，为胶西郡。

右三国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赵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赵王遂反破后，彭祖王广川。四年，徙为赵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为人巧佞卑谄，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诡辩以中人。彭祖多内宠姬及子孙。相、二千石欲奉汉法以治，则害于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设疑事以作动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二千石欲治者，则以此迫劫；不听，乃上书告，及污以奸利事。彭祖立五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经租税。以是赵王家多金钱，然所赐姬诸子，亦尽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宠姬王建所盗与奸淳



姬者为姬，甚爱之。

彭祖不好治宫室、饗祥，好为吏事。上书愿督国中盗贼。常夜从走卒行微邯郸中。诸使过客以彭祖险陂，莫敢留邯郸。

其太子丹与其女及同产姊奸。与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废。赵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胜，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为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枝属百二十余人。常与兄赵王相非，曰：“兄为王，专代吏治事。王者当日听音乐声色。”赵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称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为中山王。

右二国本王皆贾夫人之子也。

长沙定王发，发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愿进，而饰侍者唐儿使夜进。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觉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发。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长沙王。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困。

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卒，子鲋鮪立为长沙王。

右一国本王唐姬之子也。

广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

十二年卒，子齐立为王。齐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诛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书告王齐与同产奸。自是之后，王齐数上书告言汉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胶东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为胶东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谋反时，寄微闻其事，私作楼车铁矢战守备，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辞出之。寄于上最亲，意伤之，发病而死，不敢置后，于是上闻寄有长子者名贤，母无宠；少子名庆，母受幸，寄常欲立之，为不次，因有过，遂无言。上怜之，乃以贤为胶东王，奉康王嗣，而封庆于故衡山地，为六安王。

胶东王贤立十四年卒，谥为哀王。子建为王。

六安王庆，以元狩二年用胶东康王子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为清河王。十二年卒，无后，国除，地入于汉，为清河郡。

常山宪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为常山王。舜最亲，景帝少子，骄怠多淫，数犯禁，上常宽释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为王。

初，宪王舜有所不爱姬生长男悦。悦以母无宠故，亦不得幸于王。王后修生太子勃。王内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宪王病甚，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媚不常侍病，辄归舍。医进药，太子勃不自尝药，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宪王雅不以长子悦为人数，及薨，又不分与财物。郎或说太子、王后，令诸子与长子悦共分财物，太子、王后不听。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悦，悦怨王后、太子。汉使者视宪王丧，悦自言宪王病时，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牢视囚。天子遣大行骞验王后及问王勃，请逮勃所与奸诸证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击笞掠，擅出汉所疑囚者。有司请诛宪王后修及王勃。上以修素无行，使悦陷之罪，勃无良师傅，不忍诛。有司请废王后修，徙王勃以家属处房陵，上许之。

勃王数月，迁于房陵，国绝。月余，天子为最亲，乃诏有司曰：“常山宪王早夭，后妾不和，适孽诬争，陷于不义，以灭国，朕甚闵焉。其封宪王子平三万户，为真定王；封子商三万户，为泗水王。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宪王子为真定王。”

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宪山王子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无子。于是上怜泗水王绝，乃立安世弟贺为泗水王。

右四国本王皆王夫人儿姁子也。其后汉益封其支子为六安王、泗水王二国。凡儿姁子



孙,于今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拟于天子。自吴、楚反后,五宗王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

【译文】

孝景帝的儿子共有十三人被封为王,分别出自五位母亲,同母所生的是宗亲。栗姬的儿子叫荣、德、闾子。程姬的儿子叫余、非、端。贾夫人的儿子叫彭祖、胜。唐姬的儿子叫发。王夫人儿姁的儿子叫越、寄、乘、舜。

河间献王德,在孝景帝前元二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河间王。喜好儒学,服饰举止必定仿效儒生。山东的儒生们大都跟随他交游。

他在位二十六年去世,儿子共王不害继位。共王在位四年去世,儿子刚王基继位。刚王在位十二年去世,儿子顷王授继位。

临江哀王闾子,在孝景帝前元二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临江王。哀王在位三年去世,没有后嗣,封国被废除,改设为郡。

临江闵王荣,在孝景帝前元四年被立为皇太子,四年后被废黜,以前太子的身份被封为临江王。

四年以后,因为侵占宗庙外边的空地扩建宫室而犯罪,皇上征召荣。荣启出发,在江陵北门祭祀路神。上车以后,车轴断折,车辆毁弃。江陵的父老乡亲流着泪私下说:“我们的大王回不来了!”荣到达长安,到中尉府接受审问。中尉郅都责问和审讯他,他很害怕,就自杀了。葬在蓝田,几万只燕子衔着土放在他的坟上。百姓都很怜悯他。

荣年龄最长,死后没有后代,封国被取消,封地归入汉朝,设为南郡。

以上三国的第一代国王都是栗姬的儿子。

鲁共王余,在孝景帝前元二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淮阳王。第二年,吴、楚等七国的叛乱被平定后,在孝景帝前元三年被改封为鲁王。喜好修治宫室、苑囿,豢养狗马。晚年爱好音乐,不喜欢辩说。说话口吃。

共王在位二十六年去世,儿子光继位为王。起初喜欢音乐、车马;晚年节俭吝啬,唯恐钱财不足。

江都易王非,在孝景帝前元二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汝南王。吴、楚等七国叛乱时,非十五岁,有才干、力气,上书愿意率军攻打吴国的叛军。景帝赐给非将军印信,进攻吴军。吴军被打败后,第二年,被改封为江都王,治理原来吴国的封地,因为军功被授予天子的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举入侵汉朝边境造成寇乱,非上书愿意攻打匈奴,皇上不同意。非喜欢炫耀气力,修建宫殿,招揽四方豪杰,十分骄横奢侈。

非在位二十六年去世,儿子建继位为王。七年后自杀。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时,建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阴谋。他认为自己的封国靠近淮南,担心一旦事发,被淮南王吞并,就暗中制造兵器,经常佩带着天子赐给他父亲的将军印信,用车载着天子的旌旗外出。易王死后还没有安葬,建就喜欢上易王宠爱的美人淖姬,夜里派人把她接到服丧的屋里跟她通奸。等到淮南王谋反的事情败露,朝廷惩治淮南王的党羽,许多事情都牵连到江都王建。建很害怕就派人带着很多金钱,尽力平息这次狱讼。而且又迷信巫祝,派人祭祀祈祷,胡言乱语。建还跟他所有的姐妹通奸。事情被皇上知道后,汉朝的公卿大臣请求逮捕建治罪。皇上不忍心,派大臣就地审讯他。他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于是就自杀了。封国被废除,封地归入汉朝,改为广陵郡。

胶西于王端,在孝景帝前元三年平定吴、楚等七国叛乱之后,端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胶西

王。端为人凶残暴戾，又患有阳痿的毛病，一接触女人，就要病上好几个月。却有一个宠幸的少年做他的郎官。这个少年郎官不久就跟端的后宫淫乱，端捕杀了他，又杀了他的儿子和母亲。多次违犯朝廷的法令，汉朝的公卿大臣多次请求诛杀他，天子因为兄弟关系的缘故不忍心杀他，然而端却变本加厉。有关官员请求削夺他的封国，封地被削减了一大半。端心中怨恨，于是不再管理封国的钱财。府库损坏漏雨，财物腐烂的以万万计算，始终不去收聚和转移。又命官吏不得征收租税。端还解除了所有的警卫，把宫门封闭起来，只从一个门外出游玩。多次改名换姓，装扮成平民，到其他郡国去。

派去任职的相和二千石官吏，如果遵循汉朝法令进行治理，端就搜罗他们的罪状向朝廷报告，如果找不到罪状就用欺骗的手段将他们毒死。他设置骗局、施展诈术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强横足以拒绝别人的劝谏，智谋足以文过饰非。如果相和二千石官吏按照端的指令来治理，那么又会被朝廷绳之以法。所以胶西虽然是小国，但被杀死和受伤害的二千石官吏却非常多。

端在位四十七年，去世，最终没有儿子做后嗣，封国被废除，封地归入汉朝，设为胶西郡。

以上三国的第一代国王都是程姬的儿子。

赵王彭祖，在孝景帝前元二年以皇子的身分被封为广川王。赵王遂的叛乱被平定以后，彭祖在广川为王。做王后的第四年，被改封为赵王。十五年，孝景帝驾崩。彭祖为人巧诈奸佞，卑鄙谄媚，表面上特别谦恭，内心里却刻薄阴险。喜好玩弄法律，凭借诡辩之术来中伤别人。彭祖还有很多宠爱的姬妾和子孙。如果相和二千石官吏想遵循汉朝的法律进行治理，就会损害赵王家。所以每当相和二千石官吏前来任职时，彭祖就穿上黑色的布衣装作仆人，亲自出去迎接，为二千石官吏清扫屋舍，设置许多骗局和陷阱来引诱他们发表看法，罗织二千石官吏说过的错话，如果触犯了朝廷的禁忌，总是立即记录下来。如果二千石官吏想按朝廷的法律治理，他就以此来威胁他们；如果不听，就上书告发他们，并诬陷他们奸邪贪财。彭祖在位五十多年，相和二千石官吏没有谁的任期能超过两年，往往因罪免职，严重的被处死，轻的被判刑，因为这个缘故，二千石官吏都不敢按照朝廷的法律认真治理政事。赵王独揽大权，派人到各县充当商贾，从事专利买卖，收入比封国正常的租税还多。因此赵王家里有许多金钱，然而赏赐多位姬妾的儿子，也都耗费光了。彭祖娶已故江都易王的宠姬，就是被江都王建夺去并与之通奸的淳姬，作为自己的姬妾，十分宠爱她。

彭祖不喜欢修建宫室，也不迷信鬼神，却爱好官吏的事务。上书表示希望亲自督捕国内的盗贼。经常在夜间带着走卒在邯郸城中巡逻。各个过往的使者和客人因为彭祖阴险奸恶，没有谁敢在邯郸停留。

他的太子丹和自己的女儿以及同母姐姐通奸。丹和他的门客江充有隔阂，江充告发了丹，丹因此被废黜。赵国改立太子。

中山靖王胜，在孝景帝前元三年以皇子的身分被封为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驾崩。胜为人喜欢酒色，有支属于孙一百二十多人。经常跟他的哥哥赵王非互相指责，说：“兄长做国王，专门代替官吏治理政务。做君王的人应当每天听听音乐、欣赏女色。”赵王非也指责他，说：“中山王只知道成天淫乐，不辅佐天子安抚百姓，怎能称得上是藩臣！”

胜在位四十二年去世，儿子哀王昌继位。在位一年去世，儿子昆侈继位为中山王。

以上两国的第一代国王都是贾夫人的儿子。

长沙定王发，发的母亲是唐姬，唐姬原来是程姬的侍女。景帝召幸程姬，程姬正在月经期，不愿进侍，因而让侍女唐儿打扮一番，趁夜进去侍奉景帝。景帝酒醉不知，以为是程姬，就和她同床，于是有了身孕。后来发觉不是程姬。等到生下儿子，因而取名叫发。于孝景帝前元二年以皇子的身分被封为长沙王。因为他的母亲地位低贱，不受宠爱，所以在低湿贫困的地区做国王。



发在位二十七年去世，儿子康王庸继位。庸在位二十八年，去世，儿子鲋鮪继位为长沙王。

以上一国的第一代国王是唐姬的儿子。

广川惠王越，于孝景帝中元二年以皇子的身分被封为广川王。

越在位十二年去世，儿子齐继位为王。齐有位幸臣名叫桑距。后来桑距犯了罪，齐想诛杀桑距，桑距逃走，齐因此逮捕了他的家族。桑距怨恨齐，于是上书告发齐和同胞姐妹通奸。从此以后，齐多次上书告发汉朝的公卿以及幸臣所忠等人的罪行。

胶东康王寄，于孝景帝中元二年以皇子的身分被封为胶东王。在位二十八年去世。淮南王谋反时，寄稍微听说了这件事，就暗中制造楼车、镞矢，作战守准备，等待淮南王发动叛乱。等到朝廷官吏审讯淮南王谋反的事情，供词中牵涉到寄。寄和皇帝的关系最为亲近，内心悲伤，发病而死，不敢安排后嗣，于是皇帝知道了这件事。寄有个长子名叫贤，他的母亲不受宠爱；小儿子名叫庆，母亲深受宠爱，寄经常想立庆为后嗣，因为不符合程序，又因为自己有罪过，就没有提出来。皇帝可怜他，就封贤为胶东王，供奉康王的祭祀。而把庆封在原衡山王的封地，为六安王。

胶东王贤在位十四年去世，谥号为哀王。儿子建继位为王。

六安王庆，在元狩二年以胶东康王儿子的身分被封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在孝景帝中元三年以皇子的身分被封为清河王。在位十二年去世，没有后嗣。封国被废除，封地归入汉朝，设为清河郡。

常山宪王舜，在孝景帝中元五年以皇子的身分被封为常山王。舜和皇帝的关系最亲近，是景帝的小儿子，骄傲懒惰，多有淫乱行为，屡次触犯法禁，皇帝经常宽容和赦免他。在位三十二年去世，太子勃继位为王。

起初，宪王有个不受宠爱的姬妾生了长子柎。柎因为母亲不受宠爱的缘故，也得不到宪王的宠幸。王后修生了太子勃。宪王有很多妃子姬妾，女姬生下了儿子平、儿子商，王后很少能跟宪王同房。等到宪王病重，各位受宠的姬妾们经常在病床前侍候宪王，所以王后也因为嫉妒而不常去侍奉病中的宪王。医生进药时，太子勃不亲自尝药，又不留宿侍奉。等到宪王去世，王后、太子才来。宪王向来不把长子柎当儿子看待，等到宪王去世，又不分给他财物。有的郎官劝说王后、太子，让各个儿子和长子柎共同分享财物，太子、王后不听从。太子继位后，又不收容安抚柎。柎对王后、太子很怨恨。汉朝使者前来视察宪王的丧事，柎亲自诉讼宪王生病时，王后、太子不侍奉，等到宪王去世，才六天就离开守丧的屋舍，太子勃暗中奸淫，喝酒赌博，击筑奏乐，和女人坐车驱驰游玩，环绕城墙，穿越街市，进入牢房探视囚犯。天子派大行张骞审查王后并审问勃，请求逮捕跟勃奸淫的人作旁证，勃又把她们藏匿起来。官吏搜捕，勃十分焦急，派人拷打有关人员，擅自释放朝廷所怀疑的囚犯。有司请求诛杀宪王后修和常山王勃。皇上认为修一向品行不端，使得柎告发了她的罪行，勃没有贤良的师傅，不忍心加以诛杀。有司请求废黜王后修，把勃及其家属迁移到房陵居住，皇上同意了这一请求。

勃做王只有几个月，就被迁移到房陵，封国被废除。过了一个多月，天子因为宪王最亲近，就诏令有司说：“常山宪王过早去世，王后和姬妾不和，嫡子和庶子互相诬陷争斗，陷于不义的境地，以致灭了封国，我对此十分怜悯。应当封宪王的儿子平三万户，为真定王；封他的儿子商三万户，为泗水王。”

真定王平，在元鼎四年以常山宪王儿子的身分被封为真定王。

泗水思王商，于元鼎四年以常山宪王儿子的身分被封为泗水王。商在位十一年去世，儿子哀王安世继位。安世在位十一年去世，没有儿子。于是皇上怜悯泗水王绝后，就立安世的弟弟贺为泗水王。

以上四国的第一代国王都是王夫人儿姁的儿子。此后汉朝增封她的枝属子孙为六安王、

泗水王，为两个封国。凡是儿姁的子孙，到今天共有六个封王。

太史公说：高祖的时候，诸侯都可以征收各种赋税归自己所有，能够自行任命内史以下的官员，汉朝只为封国设置丞相，佩带黄金印信。诸侯自行任命御史、廷尉正、博士，跟天子相类似。自从吴、楚等七国叛乱以后，在五宗受封为王的时期，汉朝为各个封国设置派遣二千石的官吏，废除“丞相”，改称为“相”，佩戴银印。诸侯只能享用租税，剥夺了他们的大权。此后贫困的诸侯王有的只能乘坐牛车。

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原文】

“大司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愿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奏未央宫。制曰：“下御史。”

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大夫臣光、守尚书令，丞非，下御史书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马去病上疏曰：‘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愿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愿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谨与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等议：古者裂地立国，并建诸侯以承天下，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职。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让自贬以劳天下，虑皇子未有号位。臣青翟、臣汤等宜奉义遵职，愚懂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时，臣青翟、臣汤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闾、臣旦、臣胥为诸侯王。昧死请所立国名。”

制曰：“盖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或子、男、附庸。《礼》‘支子不祭。’云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朕无闻焉。且天非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内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强君连城，即股肱何劝？其更议以列侯家之。”

三月丙子，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谨与列侯臣婴齐、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谏大夫博士臣安等议曰：伏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显，而伯禽以周公立，咸为建国诸侯，以相傅为辅。百官奉宪，各遵其职，而国统备矣。窃以为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诸侯各以其职奉贡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礼也。封建使守藩国，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统，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续萧文终之后于酆，褒厉群臣平津侯等。昭六年亲之序，明天施之属，使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户邑，锡号尊建百有余国。而家皇子为列侯，则尊卑相逾，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统于万世。臣请立臣闾、臣旦、臣胥为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宫。

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鲁有白牡、骍刚之牲。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向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

四月戊寅，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青翟等与列侯、中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议：昧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于命郊，故鲁有白牡、骍刚之牲。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向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汤、博士臣将行等伏闻康叔亲属有十，武王

继体，周公辅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为大国。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据国于鲁，盖爵命之时，未至成人。康叔后扞禄父之难，伯禽殄淮夷之乱。昔五帝异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时而序尊卑。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为诸侯王，奉承天子，为万世法则，不可易。陛下躬亲仁义，体行圣德，表里文武。显慈孝之行，广贤能之路。内褒有德，外讨强暴。极临北海，西溱月氏，匈奴、西域，举国奉师。舆械之费，不赋于民。虚御府之藏以赏元戎，开禁仓以赈贫穷，减戍卒之半。百蛮之君，靡不乡风，承流称意。远方殊俗，重译而朝，泽及方外。故珍兽至，嘉谷兴，天应甚彰。今诸侯支子封至诸侯王，而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臣汤等窃伏孰计之，皆以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请立臣闾、臣旦、臣胥为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宫。留中不下。

“丞相臣青翟、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号位，臣谨与御史大夫臣汤、中二千石、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闾等为诸侯王。陛下让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议，儒者称其术，或諄其心。陛下固辞弗许，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等窃与列侯臣寿成等二十七人议，皆曰以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为汉太祖，王子孙，广支辅。先帝法则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

四月丙申，奏未央宫。“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诸侯王。臣昧死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礼仪别奏。臣昧死请。”

制曰：“立皇子闾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

四月丁酉，奏未央宫。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汤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诸侯相，丞书从事下当用者。如律令。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闾为齐王。曰：於戏，小子闾，受兹青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国国家，封于东土，世为汉藩辅。於戏念哉！恭朕之诏，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显光。义之不图，俾君子息。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国，害于尔躬。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右齐王策。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旦为燕王。曰：於戏，小子旦，受兹玄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国国家，封于北土，世为汉藩辅。於戏！鞶粥氏虐老兽心，侵犯寇盗，加以奸巧边萌。於戏！朕命将率，徂征厥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期奔师。劳粥徙域，北州以绥，悉尔心，毋作怨，毋僂德，毋乃废备。非教士不得从征，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右燕王策。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胥广陵王。曰：於戏，小子胥，受兹赤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国国家，封于南土，世为汉藩辅。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戏！悉尔心，战战兢兢，乃惠乃顺，毋侗好軼，毋迓宵人，维法维则。《书》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后羞。’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右广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故王者疆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姓于天下也。是以形势强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来久矣。非有异也，故弗论箸也。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

盖闻孝武帝之时，同日而俱拜三子为王：封一子于齐，一子于广陵，一子于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刚柔，人民之轻重，为作策以申戒之。谓王：“世为汉藩辅，保国治民，可不敬



与！王其戒之。”夫贤主所作，固非浅闻者所能知，非博闻强记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令览者自通其意而解之。

王夫人者，赵人也，与卫夫人并幸武帝，而生子闾。闾且立为王时，其母病，武帝自临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虽然，意所欲，欲于何所王之？”王夫人曰：“愿置之洛阳。”武帝曰：“洛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阨，汉国之大都也。先帝以来，无子王于洛阳者。去洛阳，余尽可。”王夫人不应。武帝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菑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谨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赐夫人为齐王太后。”子闾王齐，年少，无有子，立，不幸早死，国绝，为郡。天下齐不宜王云。

所谓“受此土”者，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于天子之社，归立之以为国社，以岁时祠之。《春秋大传》曰：“天子之国有泰社。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黄。”故将封于东方者取青土，封于南方者取赤土，封于西方者取白土，封于北方者取黑土，封于上方者取黄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为社。此始受封于天子者也。此之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维稽古”，维者度也，念也，稽者当也，当顺古之道也。

齐地多变诈，不习于礼义，故戒之曰“恭朕之诏，唯命不可为常。人之好德，能明显光。不图于义，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执其中，天禄长终。有过不善，乃凶于而国，而害于若身”。齐王之国，左右维持以礼义，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无过，如其策意。

传曰“青采出于蓝，而质青于蓝”者，教使然也。远哉贤主，昭然独见：诫齐王以慎内，诫燕王以无作怨，无僇德；诫广陵王以慎外，无作威与福。

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江湖之间，其人轻心。杨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无伺好軼，无迕宵人，维法是则，无长好佚东驰骋弋猎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则无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诫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誉，为四方所归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轻以倍义也。

会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广陵王胥，厚赏赐金钱财币，直三千余万，益地百里，邑万户。

会昭帝崩，宣帝初立，缘恩行义，以本始元年中，裂汉地，尽以封广陵王胥四子：一子为朝阳侯；一子为平曲侯；一子为南利侯；最爱少子弘，立以为高密王。

其后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与广陵王共发兵，立广陵王为上，我复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时。”事发觉，公卿有司请行罚诛。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于胥，下诏书无治广陵王，独诛首恶楚王。传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与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后胥复祝诅谋反，自杀，国除。

燕土烧塉，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虑，故诫之曰“鞞粥氏无有孝行而禽兽心，以窃盗侵犯边民。朕诏将军往征其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旗奔师。鞞粥徙城远处，北州以安矣”。“悉若心，无作怨”者，勿使从俗以怨望也。“无僇德”者，勿使王背德也。“无废备”者，无乏武备，常备匈奴也。“非教士不得从征”者，言非习礼不得在于侧也。

会武帝年老长，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且使来上书，请身入宿卫于长安。孝武见其书，击地，怒曰：“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不让之端见矣。”于是，使使即斩其使者于阙下。

会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长子当立，与齐王子刘泽等谋反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欲发兵。事发觉，当诛。昭帝缘恩宽忍，抑

案不扬，公卿使大臣请，遣宗正与太中大夫公户满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风喻之。到燕，各异日更见责王。宗正者，主宗室诸刘属籍，先见王，为列陈道昭帝实武帝子状。侍御史乃复见王，责之以正法，问：“王欲发兵罪名明白，当坐之。汉家有正法，王犯纤介小罪过，即行法直断耳，安能宽王。”惊动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户满意习于经术，最后见王，称引古今通义，国家大礼，文章尔雅。谓王曰：“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异族也。周公辅成王，诛其两弟，故治。武帝在时，尚能宽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于春秋，未临政，委任大臣。古者诛罚不阿亲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辅政，奉法直行，无敢所阿，恐不能宽王。王可自谨，无自令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于是燕王旦乃恐惧服罪，叩头谢过。大臣欲和合骨肉，难伤之以法。

其后旦复与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当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将军光辅政，与公卿大臣议曰：“燕王旦不改过悔正，行恶不变。”于是修法直断，行罚诛。旦自杀，国除，如其策指。有司请诛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亲，不忍致法，宽赦旦妻子，免为庶人。传曰“兰根与白芷，渐之漭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渐然也。

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尽复封燕王旦两子：一子为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为广阳王，以奉燕王祭祀。

【译文】

“大司马臣霍去病冒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错爱，使我霍去病在军中任职。我本来应该专心思考边防的事务，即使暴死荒野也无法报答陛下的恩德，却竟敢对其它事务发表议论而干扰妨碍执政的官员，确实是因为我看到陛下为天下事忧心操劳，哀怜百姓而忘记了自己，减损膳食，贬除音乐，裁减郎官。皇子仰赖上天保佑，长大成人并且能够趋拜行礼，但至今还没有名号和师傅。陛下恭谨谦让，不爱惜自己的骨肉，群臣私下希望早日确定皇子的封号，但是不敢越职进言。我私下认为自己不胜犬马之心，冒死希望陛下诏令有关官员，趁盛夏的吉日确定皇子的封号爵位。希望陛下明察。臣霍去病冒死再拜奏闻皇帝陛下。”三月乙亥日，御史兼尚书令臣霍光在未央宫上奏。皇帝诏令说：“交付御史办理。”

六年三月戊申朔日到乙亥日，御史兼尚书令臣霍光，尚书丞非，下批给御史的文书到达，说：“丞相臣庄青翟、御史大夫臣张汤、太常臣赵充、大行令臣李息、太子少傅兼宗正事务臣任安冒死上言：大司马霍去病上疏说：‘陛下错爱，使我霍去病在军中任职。我本来应该专心思考边防事务，即使暴死在荒野也无法报答陛下的恩德，却竟敢议论其它事务而干扰妨碍执政的官员，确实是因为看到陛下为天下事忧心操劳，减损膳食，贬除音乐，裁减郎官。皇子仰赖上天保佑，长大成人并能趋拜行礼，但至今还没有名号和师傅。陛下恭谨谦让，不爱惜自己的骨肉，群臣私下希望早日确定皇子的封号，但是不敢越职进言。我私下认为自己不胜犬马之心，冒死希望陛下诏令有关官员，趁盛夏的吉日确定皇子的封号爵位。祈望陛下明察。’皇帝诏令说：‘交给御史办理’。臣等谨与中二千石、二千石臣公孙贺等商议：古代分封土地、建立诸侯国，普遍地分封诸侯以尊奉天子，目的是为了尊崇宗庙和社稷。如今臣霍去病上疏，不忘他的职责，用来昭宣陛下的恩德，于是称道天子谦让自贬以操劳天下大事，并且考虑到皇子没有确定封号爵位这一情况。臣庄青翟、臣张汤等理应奉守道义遵从职责，却愚昧懵懂而没有考虑到这件事。现在正是盛夏吉日，臣庄青翟、臣张汤等冒死请求立皇子臣闾、臣旦、臣胥为诸侯王。冒死请求他们的封国名称。”

皇帝的制书说：“听说周朝分封了八百个诸侯，姬姓并列其中，有的是子爵、男爵、附庸。《礼记》说‘庶子不能祭祀宗庙’。说同时分封各个诸侯是为了尊崇国家社稷，我却并没有听说过。况且上天并不是为了君主而生育人民。我没什么美德，天下还没有安定和睦，却要强行封没有教育好的皇子为诸侯王，去做地方官吏的君主，如果是这样，左右大臣又如何劝导他们



呢？应该重新讨论，以列侯的爵位封赐他们。”

三月丙子日，在未央宫上奏。“丞相臣庄青翟、御史大夫臣张汤冒死进言，臣等谨与列侯臣婴齐、中二千石、二千石臣公孙贺、谏议大夫兼博士臣安等商议说：我们听说周朝分封八百诸侯，姬姓并列其中，以待奉天子。康叔因为祖父和父亲而显贵，伯禽因为周公而受封，他们都是建立国家的诸侯，以相傅为辅佐。百官奉行法令，各自遵守自己的职责，国家的大统因此而完备。我们私下认为之所以同时封立多个诸侯是为了尊崇社稷，是因为天下的诸侯能够各自遵从他们的职责而向天子进献贡物和祭品。庶子不能奉祭宗庙，这是礼制的重要内容。分封土地建立诸侯国，让他们各自守卫藩国，是帝王用来扶持道德、推行教化的措施。陛下禀承天意统治天下，光大和发扬先圣开创的事业，使贤能者尊贵，使有功者显赫，使灭亡的国家得以复兴，使断绝后嗣的封国得以延续。把萧文终侯的后代续封在酆县，褒扬和奖励平津侯等大臣。昭显六亲的尊卑次序，表明上天施恩的范围，使诸侯王和封君能够推广私恩把户邑分赐给自己所有的子弟，赐给尊号而建立的封国有一百多个。然而却以皇子为列侯，造成尊卑互相逾越，名号和爵位次序混乱，这不能成为后代子孙世代遵循的法则。臣等请求立臣闾、臣旦、臣胥为诸侯王。”三月丙子日，在未央宫上奏。

皇帝的制书说：“康叔有兄弟十人而唯独他最尊贵，这是为了褒奖有德行的人。周公可以在郊外祭祀上天，所以鲁国有白毛牡、赤毛牛的祭牲。其它的公侯只能用毛色不纯的祭牲，这说明贤者和不贤者是有差别的。‘德性像高山一样令人仰慕，品行像光明大道一样使人遵循’，我对他们非常景仰。所以才抑制尚未教育好的皇子，只封他们为列侯就行了。”

四月戊寅日，在未央宫上奏：“丞相臣庄青翟、御史大夫臣张汤冒死进言：臣庄青翟等与列侯、二千石的官吏、谏议大夫、博士臣庆等商议：冒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皇上的制书说：‘康叔有兄弟十人而唯独他最尊贵，这是为了褒奖有德行的人。周公可以在郊外祭祀上天，所以鲁国有白毛牡、赤毛牛的祭牲。其它的公侯只能用毛色不纯的祭牲，这说明贤者和不贤者是有差别的。’“德性像高山一样令人仰慕，品行像光明大道一样使人遵循”，我对他们非常景仰。所以才抑制尚未教育好的皇子，只封他们为列侯就行了。”臣庄青翟、臣张汤、博士臣将行等听说康叔有兄弟十人，武王继承王位，周公辅佐成王，其它八人都因为祖父和父亲的尊贵而建立了大的诸侯国。康叔年幼，周公居于三公的职位，而伯禽封居在鲁国，大概赐给封爵的时候，还没有成年。后来康叔抵禦禄父的祸难，伯禽平灭了淮夷的叛乱。从前五帝的制度各不相同，周朝的爵位分为五等，春秋时期分为三等，都是根据不同时代的情况来确定尊卑次序的。高祖皇帝拨乱反正，彰显至高无上的德行，平定海内，分封诸侯，爵位分为二等。皇子有的还在襁褓中就被封为诸侯王，以此侍奉和拥戴天子，这是万世遵循的法则，不能改变。陛下躬行仁义，亲自播施圣德，文治武功相得益彰。表彰慈爱孝顺的行为，广开进贤荐能的道路。对内褒奖有德的人，对外讨伐强暴的人。北边一直到达北海，西面达月氏，匈奴、西域，举国尊奉和效法汉朝。车马器械的费用，不向百姓征收。拿出皇家府库的珍藏来赏赐功臣将士，打开官禁的仓库来赈济贫穷的百姓，并减轻一半戍卒。百蛮的君长，无不向慕汉朝的风化，禀受汉朝的教令以符合天子的心意。远方风俗独特的夷族，经过辗转翻译前来朝拜，天子的德泽施及域外。所以珍禽异兽到来，象征吉祥的嘉禾生长，上天的感应十分明显。如今诸侯王的庶子可以封至诸侯王，而皇子却只被封为列侯。臣庄青翟、臣张汤等私下反复商议，都认为这样会造成尊卑次序混乱，使天下百姓失望，是不可以的。臣等请求立臣闾、臣旦、臣胥为诸侯王。”四月癸未日，在未央宫上奏。奏章留在宫中没有批示下达。

“丞相臣庄青翟、太仆臣公孙贺、代理御史大夫臣取事太常臣赵充、太子少傅兼宗正事臣任安冒死进言：臣庄青翟等以前呈奏大司马霍去病的上疏说，皇子没有封号爵位，臣等谨与御史大夫张汤、中二千石、二千石、谏议大夫、博士臣庆等冒死请求立皇子臣闾等为诸侯王。陛下谦让自己的文治武功，反躬责己极为恳切，认为皇子还没有教育好。群臣商议认为，儒者表面



上标榜自己的学说,有的却和内心相违背。陛下仍然坚决推辞,不予恩准,只让封皇子为列侯。臣庄青翟等私下与列侯萧寿成等二十七人商议,都认为这样做会使得尊卑的次序混乱。高皇帝创建汉朝的天下,为汉太祖,封子孙为王,扩大皇族宗室的势力。先帝的法则不加改变,是要用来显扬先帝至尊至上的地位。臣等请求让史官选择吉日,把有关的礼仪上奏,让御史呈上地图,其它都遵照以前的惯例。”皇帝的制书说:“可以。”

四月丙申日,在未央宫上奏:“太仆代理御史大夫职事臣公孙贺冒死进言:太常臣赵充说占卜认为在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以立诸侯王。臣冒死进呈地图,请求陛下为所立的封国命名。礼仪另行上奏。臣冒死请求。”

皇帝的制书说:“封皇子闾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

四月丁酉日,在未央宫上奏。元狩六年四月戊寅日,到癸卯日,御史大夫张汤将批示下达丞相,丞相下达中二千石,中二千石下达郡太守、诸侯相,丞书从事下达有关办事人员。一切遵照律令行事。

“元狩六年四月乙巳日,皇帝派御史大夫张汤在太庙立皇子闾为齐王。圣旨说:‘呜呼,儿子闾,接受这青色的社土!我继承祖先的基业,根据古代的制度赐给你封国,封在东方,世世代代做汉朝的藩臣辅佐。呜呼,你要念念不忘啊!恭敬地接受我的诏令,要记住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能爱好美德,才能彰显光明。如果不致力于道义,就会使君子懈怠离心。竭尽你的心力,把握中正的态度,做到不偏不倚,这样才能永保天禄。如果有罪过,不行善,就会危害你的国家,伤害你的身体。呜呼,保国安民,能不恭敬谨慎吗!齐王你必须时刻警惕。’以上是封齐王的策文。”

“元狩六年四月乙巳日,皇帝派御史大夫张汤在太庙立皇子旦为燕王。圣旨说:‘呜呼,儿子旦,接受这黑色的社土!我继承祖先的基业,根据古代的制度赐给你封国,封在北方,世世代代做汉朝的藩臣辅佐。呜呼,匈奴虐待老人,心肠狠似禽兽,侵犯掠夺,用奸诈巧计欺骗边民。呜呼!我命令将军率领军队,讨伐它的罪行,匈奴的万夫长、千夫长,总共三十二位君长都来归降,旌旗倒下,军队溃逃。匈奴迁徙到荒漠以北,北方州郡因此安宁。竭尽你的心力,不要挑起事端,不要败坏道德,不要荒废战备。不知教化的人不得召在身边使用。呜呼,保国安民,能不恭敬谨慎吗!燕王你必须时刻警惕。’以上是封燕王的策文。”

“元狩六年四月乙巳日,皇帝派御史大夫张汤在太庙立皇子胥为广陵王。圣旨说:‘呜呼,儿子胥,接受这红色的社土!我继承祖先的基业,根据古代的制度赐给你封国,封在南方,世世代代做汉朝的藩臣辅佐。古人有话说:‘大江以南,五湖之间,民心轻浮急躁。扬州是保卫中原的边疆,三代的时候处于要服地区,政教不能到达。’呜呼!竭尽你的心力,兢兢业业,对百姓广施恩惠,使百姓顺从归服,不要像小儿一样无知,不要放荡淫佚,不要接近小人,一切都要依法行事。《尚书》中说:‘大臣不作威作福,就不会有后来的耻辱。’呜呼,保国安民,能不恭敬谨慎吗!广陵王你必须时刻警惕。’以上是封广陵王的策文。”

太史公说:古人有话说“爱他就想使他富有,亲他就想使他尊贵”。所以王者分封疆土,建立诸侯国,封立自己的子弟,用来褒扬亲族,次序骨肉,尊崇祖先,显贵枝属,使同姓诸侯广布于天下。因而势力强大,王室安宁。自古至今,由来已久了。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所以不加以论述和记载。燕王、齐王的事迹,不值得采录。然而封立三王,天子谦恭礼让,群臣守持道义,文辞绚烂华丽,很值得观赏,所以附在世家中。

褚先生说:我很幸运能够凭借文学才能担任侍郎,喜欢阅读太史公的列传。传中说《三王世家》的文辞很值得观赏,于是寻找这些世家,最终没能找到。我私下从喜欢旧闻掌故的长者那里取来他们收藏保存的封策书,把这些内容编排罗列起来以便流传下去,让后人能够看到贤明君主的心意。

听说孝武帝的时候,同一天就把三个儿子都封为王:一个儿子封为齐王,一个儿子封为广

陵王，一个儿子封为燕王。分别根据各位儿子的才能智力，以及土地的贫瘠和肥沃，人民的轻浮和稳定，为他们写了策文以资训诫。对他们说：“世世代代做汉朝的藩臣辅佐，保卫国家，治理百姓，能不恭敬谨慎吗！你们必须时刻警惕。”贤明君主所写的策文，本来就不是见识肤浅、知识狭窄的人所能理解的，不是博闻强记的君子就不可能理解它的深邃义蕴。至于策文的次序分段，文字的推敲斟酌，书简的参差长短，都有一定的含意，人们都不能知道。谨论述有关的真草诏书，编排在下边，让读者自己研究它的意思而加以解说。

王夫人，是赵国人，和卫夫人一起都受到武帝的宠幸，生下儿子闾。闾将要被封为王时，他的母亲生病，武帝亲自前去慰问她，说：“儿子应当封王，想把他封在哪里？”王夫人说：“有陛下在，我又有什么可说的。”武帝说：“虽然如此，照你的意向，想把他封在什么地方做王？”王夫人说：“希望把他封在洛阳。”武帝说：“洛阳有武库、太仓，是天下的要冲，汉朝的大都会。自从先帝以来，没有皇子封在洛阳做王的。去掉洛阳，其它地方都可以。”王夫人没有应答。武帝说：“关东地区的封国没有比齐国更大的。齐国东边靠海，而且城市规模大，古时候只有临菑城拥有十万户人家，天下肥沃的土地再没有比齐国多的了。”王夫人以手加额，感谢说：“太好了。”王夫人死后，武帝非常哀痛，派使臣拜祭地说：“皇帝谨派使臣太中大夫明捧玉璧一块，赐夫人为齐王太后。”闾被封为齐王，年纪幼小，没有儿子，立为齐王后，不幸早死，封国灭绝，改设为郡。天下人都说齐地不宜封王。

所谓“受此土”的意思，诸侯开始受封的时候，必定要在天子的泰社里接受圣土，前往自己的封国，建立自己的国社来供奉圣土，每年按时举行祭祀。《春秋大传》说：“天子的国家有泰社。东方为青色，南方为赤色，西方为白色，北方为黑色，中央为黄色。”所以将要封在东方的人接受青土，封在南方的人接受赤土，封在西方的人接受白土，封在北方的人接受黑土，封在中央的人接受黄土。各自接受自己的色土，用白茅包裹起来，封好堆土建成国社。这就是最初受封于天子的诸侯王。这种色土就叫做主土。主土，要建立社坛加以供奉祭祀。“朕承祖考”的意思，祖是指祖先，考是指父亲。“维稽古”的意思，维就是揣度、考虑，稽就是应当，就是应当遵循古制的意思。

齐的民风狡诈多变，不熟悉礼仪，所以武帝告诫齐王说“恭敬地接受我的诏令，牢记记住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能喜好美德，就能彰显光明。如果不致力于道义，就会使君子离心懈怠。竭尽你的心力，坚守中正的态度，做到不偏不倚，这样才能永保上天赐给的福祿。如果有罪过和不善的行为，就会危害你的国家，伤害你的身体”。齐王去了封国后，左右辅臣用礼义来维持统治，不幸中途过早去世。但能够保全自身没有过失，符合策文里对他的要求。

书传上说“青色是靛蓝中提取出来的，但它的色质比靛蓝更青”，这是教化使它这样的。贤明的君主真是有远见啊，只有他看得如此透彻：告诫齐王对内要谨慎；告诫燕王不可挑起怨仇，不可败坏道德；告诫广陵王对外要谨慎，不可作威作福。

广陵在吴、越地区，当地百姓精明而轻浮，所以武帝告诫广陵王说“江湖之间，民风轻浮急躁。扬州是保卫中原的边疆，三代的时候，迫使他们接受中原的风俗和服饰，政教不大能够到达，只能根据意念去驾驭他们。不要像小儿一样无知，不要放荡淫佚，不要接近小人，一切都要依法办事。不要热衷于放逸作乐、驰骋射猎，不要荒淫无度，不要亲近佞幸小人。时常想着朝廷的法度，就不会自招羞辱”。三江、五湖地区有鱼盐的收益，铜山的财富，是天下人羡慕向往的地方。所以武帝告诫广陵王说“臣不作福”，意思是讲不要滥用钱财，不要赏赐过度，以此树立声誉，使四方百姓归附。又告诫说“臣不作威”，意思是不要因为当地民风轻浮而背弃礼义。

孝武帝驾崩后，孝昭帝刚刚继位，首先让广陵王胥进京朝见，赏赐给他很多金钱财物，价值达三千多万，增加封地一百里，食邑一万户。

昭帝驾崩后，宣帝刚刚即位，因为骨肉至亲的关系而推施仁义恩德，在本始之年中，割出